

SHI
JIE
FENG
HUA
WEN XUE
MING ZHU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风化文学系列译丛

心 爱 的

托马斯·哈代【英】 著

王宏闻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一部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而今，如果时光知道
她，她灿烂的容颜
编织成我誓言的花环；
就是她
这些诗行想看到的
我不用远足寻觅，就是她。

R·克拉萧^①

第一章 她的幻像

一个和本地的徒步旅行者有些不同的人正攀行在一条陡峭的小道上，这条路经过海边被称为威尔士街的小镇，形成一条通向威塞克斯要塞的山路。这个奇怪的半岛以前曾经是一座岛屿，人们今天还这样叫它，它伸进英吉利海峡，好像一个鸟头。一条“被海水的狂涛冲浮起的”细长石堤将它与大陆连在一起，这种岛屿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徒步旅行者，一看就知道来自伦敦或者欧洲

^① 出自英国诗人理查德·克拉萧（1613？~1649）的《致他想象中的情妇》。哈代在引用时略掉了两段之间的一段诗。





大陆的城市，现在已没有人会把他的城市气质只是看成是一件穿在身上的衣物。他刚才正在责备自己，自从他上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这个孤石岛，看望他的父亲，已过去整整三年零八个月了。这期间，他生活在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人群、风俗和场景之中。

岛上生活的那段时光里的一些日常琐事，在他日后的回忆中总显得怪异而奇特。这地方越来越让他觉得像是人们所说的古老的温迪利岛上那些斯林哥人^①的故乡。耸立的岩石，房屋上面的房屋，门槛在邻家的烟囱后面升起，花园的一边高挂在天上，蔬菜好像长在垂直而立的平面上，整个岛屿就是一块四英里长的坚硬的石灰石，这些都已不再是熟悉而普通印象了。如今一切都还在这儿伫立着，耀眼得有些特别，一片白色衬托着染色的海水，太阳照耀在一层层数不清的鱼卵石^②墙垒上。

“这忧郁的废墟失去了生生不息的循环
……”^③

以一种与众不同之处强烈地吸引住人的目光，就像他曾在远方见到的其它宏伟的景色一样。

① 温迪利尔是波特兰的希腊名字。斯林格人（投石岛人）是小岛上古老的防卫者，他们用投石器作武器。

② 鱼卵石，半岛上的颗粒状石灰石（波特兰石。哈代后来把波特兰叫“鱼卵石岛”）。

③ 出自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第一幕第二场，288—289行。

一段费力的攀登之后，他爬到了顶端，接着又沿着高原朝东部村庄走去。此刻大约是两点钟，正值盛夏，路面刺眼，又有很多灰尘，接近他父亲的房子时，他在阳光中坐了下来。

他把手搁在身边的石头上，石头热热的。这是小岛下午这种寂静时分的体温。他仔细听了一下，听到“呼呼，嗖嗖嗖”的声音，那是小岛在打呼噜——采石工和石匠发出的噪音。

在他对面，有一个宽敞的小屋和园子。和这个岛一样，也都是石头砌成的，不单单是墙，而且窗棂、屋顶、烟囱、篱笆、门阶、猪圈、马厩甚至门都是用石头做成的。

他想起了过去住在这儿的卡洛一家，现在很可能还在这儿住着，人们称他们为“隆·迈尔”卡洛家，这样可以把他们与同一家族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整个岛上的人只有六个教名和姓氏。他穿过小路，朝开着的门里望去。是的，他们还在这儿住着。

卡洛太太从窗子里看见了他，便迎到大门口，他们以传统的礼仪互相问候。过了没多久，通向后屋的门被撞开，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一蹦一跳地跑进来。

“啊，是亲爱的乔西！”她高兴极了，跑到年轻人跟前吻了他一下。这女孩儿一头棕发，一双淡褐色眼睛一闪一闪的，充满爱意，这举动真是非常可爱。可是，它太突然了，对于这个刚从城里回来的青年来说，实在没有想到，他本能地退缩着，在回吻的时候，感



心爱的

觉不大自然。他说：“我可爱的小埃文斯^①，好久没见，你好吗？”

她的冲动和率直使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惊诧；可孩子的妈妈夏洛太太却马上注意到了，自尊心使她有些不好意思，她转过身对女儿说：

“埃文斯，我亲爱的埃文斯！噢——你在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乔瑟林·皮斯顿先生出去这么久，你已经成了大人了吗？你不能再像三四年前的样子啦！”

虽然皮斯顿说他非常希望看到她能和以前一样，可是尴尬一旦出现，就不大容易驱散，接下来只随便谈了一小会儿。他为自己下意识的举动一度背叛自己感到心烦意乱。临走时，他再一次说，如果埃文斯对他的看法与从前不同的话，他永远不会原谅她；虽然他们以前是好朋友，埃文斯对此事的遗憾却明显表现出来。乔瑟林回到路上，走向旁边他父亲的房子。这儿就剩下母女俩了。

“你让我太吃惊了，我的孩子！”妈妈喊道，“一个来自伦敦和外国城市的青年人，现在已经习惯了最严格的行为举止，也习惯了那些认为开口大笑很粗俗的太太们！你怎么能那样呢，埃文斯？”

“我没想到自己长这么大了！”不安的姑娘说，“从前，他离开的时候，我总是要吻他，他也会吻我。”

^① 埃文斯，哈代的父亲在多塞特拥有一个农场，叫多尔波塞斯，在亨利八世时代，其场主一直是多尔波兹，在《心爱的》中艾维斯或埃文斯是哈代从17世纪的多尔波兹的女儿那儿借用的。见哈代第二位夫人弗罗伦斯·哈代（实际是托马斯·哈代本人）的《托马斯·哈代的早期生活，1840~1928》（1962年版），第6页。

“可现在不同了，我的天！”

“噢，是的，刚才我忘了！我以为他还跟以前一样。”

“算了，就这样吧。你以后一定得小心。我敢说，他一定有很多年轻女人，对你不会再有什么兴趣了。他就是人们说的雕刻家，而且他终将成为这一行当的大艺术家，他们都这么说。”

“好了，反正已经做了，说什么也没用！”女孩嘀嘀咕咕地抱怨道。

乔瑟林·皮斯顿这个正在变得有名的雕刻家这会儿已经走到父亲的房子前。他父亲是地道的商人，丝毫不懂艺术，然而，乔瑟林还得屈尊从他那儿领取每年的零花钱，直到自己成功。可父亲没在家迎接他，他没有接到儿子准备来访的通知。乔瑟林在熟悉的房屋四周四处看看，穿过公地是大园子，在大园子里，永远的锯在永远的大石头上锯来锯去，是他最后一次在岛上见到的同样的锯与同样的大石块，他觉得是这样。然后，他穿过住屋，来到后花园。

和小岛上其他花园一样，它也是由碎石块随便垒成的墙围成的，远远的末端形成一个墙角，与卡洛家的花园相连。他刚走到这个墙角便感觉到墙那边有嘀咕和啜泣的声音。他马上听出是埃文斯的声音，她好像正对自己的某个女友诉说自己的烦恼。

“啊，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她痛苦地说，“这太冒昧了——太丢人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再喜欢我！他会把我看成一个大胆轻佻的人，可是，可是我真的忘记自己现在



心
爱
的



已经长这么大了。但是他肯定不会相信的！”这是一个女孩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长大时的口吻，这一重大的变化使她又羞怯又惊恐。

“你觉得他会为这生气吗？”女友问道。

“不，不单单是生气！更糟。是冷冰冰和傲慢。哎，他现在那么时髦，和岛上的人一点也不一样了。可是，说这些也没什么用。我真希望自己已经死掉了！”

皮斯顿赶忙躲开了。这事儿使这个纯洁的心灵受到刺痛，他觉得很难过，可这也开始让他觉得一种模模糊糊的快乐。他回到屋子里，父亲这时已经回来了，看到他非常高兴，他们一起吃了晚餐。乔瑟林又走出房来，希望能消除年轻邻居的痛苦，用她一点儿也想像不到的方式；虽然，说实话，他对她的喜爱是朋友的爱，而不是恋人的爱，而且，他觉得，自己绝对无法肯定，他所称呼的他的“爱”，那个喜欢移动的、捉摸不定的理想化的“爱”，那个童年起就一次又一次地从一个人的身上悄悄地溜到另一个人身上的“爱”，这一次将转移到埃文斯·卡罗的身上停留下来。

第二章 化身被想像成真

纵然离得很近，按常理，躲避可比碰面还要困难，但是，想和她再见一面却不容易。由于那次冲动的见面礼所引出的自我意识，埃文斯已经变成一个迥然不同的年轻女子了。所以，即使他们离得近，他百般地努力也无法见到她。只要他一走出父亲房门一英尺，

她就像一只狐狸躲进洞里，一下子跑回自己楼上的房间。

自从无意中怠慢了她，他一直希望给她以抚慰，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逃避了。岛上居民民风淳朴、直来直去，甚至有钱人家也是如此。一天，他发现她又消失不见，便跟着她走进屋子，一直跟到楼梯下面。

“埃文斯！”他喊道。

“哦，皮斯顿先生。”

“你为什么总往楼上跑呢？”

“哦，我只是想上去拿点东西。”

“那么，拿了东西，你能再下来一趟吗？”

“不，恐怕不可以。”

“来吧，亲爱的埃文斯，你是故意不愿意下来，我明白。”

没有反应。

“那好，如果不想来，你就别来！”他接着说，“我不想打扰你。”说完，皮斯顿就离开了。

当他停下来注视花园墙边那些凋零的花朵时，他听到身后有人说。

“皮斯顿先生，我没生气，你走后我想——你可能错怪了我，我觉得自己应该向你说明，我对你的友谊依然没有改变。”

他转过身来，看见埃文斯就站在他身后，羞得满脸通红。

“你是一个可爱的好姑娘！”他说着，抓住她的手，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这正是回来那天，他本该回报的那一个吻。



“我亲爱的埃文斯，原谅我那天的怠慢吧！说你原谅我，说吧，现在就说！然后我会对你说一句我从未对其它姑娘说过的话，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呀！妈妈说你爱上很多人！”

“不是，亲爱的。在我还小的时候，你就认识我，而别人不认识。”

不知为什么，她不再躲避他，虽然没有马上答应他，却同意在稍后的下午与他约会，她俩走到小岛南端叫比尔的地方，外来人管它叫贝尔，她们在以洞穴著称的非常危险的大洞穴上面呆了一会儿，海水向这里涌来，咆哮着，四处飞溅，跟小时候他们到这儿来时看到的一样，往里瞧时，为保持她的身体平稳，他把胳膊伸给她，她抓住了，作为女人，这是她的第一次，而作为伙伴，这已是一百次了。

他们漫步走到了灯塔，要不是埃文斯猛然想起要在讲台上朗诵诗歌，他们会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威尔士街每晚都举行诵诗会，这个村子处于通向小岛的入口，如今它已发展成了一座小镇。

“朗诵，”他说，“谁会想到这下面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朗诵，我们在这儿只听到这一个朗诵者——永不沉默的大海。”

“哦，不过我们现在很理智了，尤其是在今年冬天。嗯，乔瑟林，不要参加朗诵会，好吗？你会把我的表演弄糟的，我想跟其他人演得一样出色。”

“如果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但是我要在门口等着你，然后把你送回。”

“好的！”她一边说，一边抬头端详着他的面容。埃文斯此刻非常幸福；在那令人羞愧的一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能这么快乐地跟他在一起。走到小岛东端，他们必须得分手了，讲台上的座位在等着她。皮斯顿独自回家，天黑以后，觉得大约到了陪她回来的时候，他便朝北沿着中央道路向威尔士街走去。

他疑虑满怀。他对过去的埃文斯·卡罗太熟悉了，他现在对她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友情；那天早晨一时冲动说的那番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并不是说，会有其他更优雅更成熟的女人会横插一脚，因为他完全打消了自己假想的一个念头，以为他幻想中的偶像是他个性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在那里停留的时间长短不同。

对他的心爱的，他总是一片忠心，但是她有许多化身。每一个个体，比如露茜、简、佛罗拉、伊万吉林之类的，只不过是她临时的形态。他把它仅仅看作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借口或辩护。或许她在本质上不属于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而是一个灵魂、一个梦、一阵狂热、一个概念、一股芳香、一个女性的象征，是明眸闪动，是朱唇轻开。只有上帝知道她的真实面目，皮斯顿可不知道。她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他从未更多地把她想成一个主观现象，这原本是由他的血统和出身地这些无法选择的力量赋予的生命，所以，发现她那幽灵一样的特性和她那独立于自然规律与缺陷的超然，他时不时感到害怕。他从不知道下



心爱的



一次她会在哪儿，将把他领向什么地方，她可随时进入所有的阶层和阶级，进入男人们的每一个寓所。有时在夜里，他梦见她是“由诱惑编织而成的尊神宙斯的女儿”^①的化身，要为他在他的艺术——其实就是难以满足的阿芙罗提自身——中对她的美所做的过失而折磨他。他知道自己爱这个乔装打扮的造物，不管他在哪儿发现她，不论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也不论她得长高大、柔弱还是丰满。她从没有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可她也从不曾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

不久以前，他想通了这一点，也就少了许许多多讨厌的自责。显然，总是吸引他，并以一根光滑的丝线随意牵引的那个她，迄今还从没久居在一个尘世的肉身^②里。最终她是否会永远停留在某个地方，他不知道。

如果他觉得她开始在埃文斯身上显现，他一定会尽量相信这是她最后一站，一定会信守他的承诺。可是，她在埃文斯身上真的看到那个心爱的了吗？这问题让人心烦。

① 这是荷马对爱神阿芙罗提的描述。这是作者用来称呼爱的神性的第一个描述。哈代在后文还用阿什托雷思（古代腓尼基和叙利亚的爱神和生殖神）和弗蕾娅（北欧神话中的爱神和春神）来称呼她。皮斯顿想象他对理想追求是由爱神决定的，这是他那个时代雕刻家们的时髦题材，而且也适合于波特兰的乡村居民们。人们认为，是罗马人在波特兰引进了对阿芙罗提的崇拜；按照某些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的说法，腓尼基人在波特兰更早地引进了阿什脱雷思和阿斯塔蒂（古人米特人的爱神）。

② 这是《新约》中“保罗书信”里常见的一个短语。



他到了山坡顶上，又朝村子的方向走下去，很快就看见了笔直悠长的罗曼街上灯光明亮的大厅。演出还没有完，他在房子周围四处走走，走上小丘，正好能看见里面和讲台一样高的地方。很快就轮到了埃文斯。她在观众面前可爱而局促的样子确实吸引住了他，毫无疑问。她确是人们称赞的那种“好”姑娘。肯定有魅力，最为重要的是“好”，跟她这样的姑娘结婚非常安全。她聪颖的眼睛，宽宽的额头和细心的样子证明在他认识的所有的姑娘中，他没有遇到过一位比埃文斯·卡罗更有魅力、更为可靠的。这不是瞎猜，他从小就认识她，他对她的性情非常了解，熟悉她的每一种脾气。

一辆喧闹的马车经过，淹没了她轻柔的声音；他无法听到她的声音，但看见观众非常满意，在他们的掌声中，她的脸红了。他这时走到了门口，所有的人挤着出来了，只有她站在里面等着他。

他们沿着奥得路慢慢地朝家里攀缘而去，皮斯顿扶着路边的扶手，走在峭壁的前面，埃文斯拉着他的胳膊跟在后面。爬到山顶，他们便转过身安静地站在那儿。左边，天空中条纹一道一道的，经灯塔光的照射，好象一扇打开的扇子，前下方，隔十五秒钟就传来一个低沉空旷的声响，好似一声响鼓，中间是不断的嘎嘎声，好像巨犬上下颌间的骨头摩擦发出的声音。这是从死人湾的大凹地传过来的，在石堤上起起落落。

这儿的晚风和夜风在皮斯顿心中，承负着别处没有的一种东西。风把这种东西从左边那个凶险的海湾



带到了西边，这个时候，他俩正一声不响地倾听着。它是一个幽灵，一个编造的形貌或精髓，来自躺在下面一群一群的人；那些和战舰、东印度商船、货船、帆船和无敌舰队沉没的人——有优秀的人、普通的人和邪恶的人，他们的兴趣和希望虽然相去甚远，却一个个全没什么两样地翻身入海，沉入这翻腾的海底。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些巨大的相互仇视的鬼怪在进行格斗，小岛上仿佛晃动着没有形迹的身影，呼求某个仁慈的上帝把它们再次分开。

这晚的气氛使他们两人漫行到很远的地方，一直走到老霍普墓地，墓地坐落在一个多年的一次山崩所形成的深谷里，那儿的教堂与剩下的绝壁都同时陷落了，只剩下一片废墟。这儿是异教徒留在本地的最后一个堡垒，一些异教风俗至今还在延续，基督教还没有扎根。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皮斯顿吻了她。

这一吻绝对不是埃文斯主动的。前次的热情好像增强了今天的谨慎。

由此，开始了美好的一个月，两人你来我往。她的聪明逐渐显露出来，不但能在有学识的集会上朗诵诗歌，还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自弹自唱。

他注意到，那些抚养她的人刻意不让她在所有方面成为一个奇怪的小岛居民，尽可能地从精神上疏离她那天然而与众不同的生活：叫她成为众多人的精确复本，这些人的境遇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东西；教她

忘却祖祖辈辈的一切经验，用从巴母斯^① 时髦的音乐商那儿买来的歌曲代替当地的歌谣，用没有一点儿乡音的家庭女教师的口音替代本地的语言。她生活的屋子一定是一个艺术家的财产，还学会了从印刷品上描摹伦敦郊区的小别墅。

他还没有指明这一点，埃文斯就察觉到了，可她只是以一种女孩子的温顺认从了。她的性情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本地人，但是，她无法逃避这时代的潮流。

乔瑟林离去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她无能为力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让人心安的是他们订婚了。皮斯顿想起本地的一些婚姻习俗，这些习俗已经统治他和她的家族好几百年了，他们两家世代都是岛上的居民。“吉伯林人”和“外国人”（如来自威塞克斯大陆的陌生人就被称为外国人）的大量流入使得这些习俗大都不再流传；然而，在埃文斯表面的那层教养下面却沉睡着许多以前的观念，他不明白埃文斯为他的离去油然而生的悲伤里面是否含有对习俗变化产生的遗憾，按照他们祖先的惯例，本该有正式的婚约。^②

^① Budmouth，假名，原型是韦茅斯（Weymouth），为英国西南海岸的一个海口。韦茅斯一向是个重要的小镇，但是它最繁盛的时期是在1789年到1805年，因为英王乔治三世那时每年带着王后和公主们到那儿去避暑，洗海水浴，韦茅斯于是成了海滨胜地。1805年以后，乔治变老了，不再到韦茅斯，韦茅斯于是渐渐衰败。但对哈代笔下的岛上人来说，巴母斯还是一个很时髦的城市。

^② 正式的婚约：哈代暗指本世纪上半叶就已消失的一种波特兰习俗，通过性关系来承认婚约，只有当妇女怀孕并有了孩子以后，两人才能正式结婚。



第三章 约会

“噢，”他说，“我们得分别了，我的假期结束了。我真没想到家乡居然给我准备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这三四年来，我总以为家里没有什么意思呢！”

“你明天一定要走吗？”她紧张地问。

“对。”

似乎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心头，不仅仅是由并不长久的离别而引起的悲伤。他本打算白天出发，后来又决定推迟到晚上，随巴母斯来的邮车走。这样就有时间去他父亲的采石场看看，并且，要是埃文斯愿意的话，还可以有时间跟她一起沿岸边散散步，可以一直走到海滨的亨利八世城堡，在那儿，他们可以边漫步边欣赏月亮从海面上升起。她说她觉得自己会去。

于是，第二天乔瑟林先陪父亲在采石场看了看，回来准备了一下，到约会的时间，他便从这个石头岛上自己出生的那间石屋子里走出来，沿海滨的小路向巴母斯走去。埃文斯已先走一步去看望威尔士街上的几个朋友，那正好在去约会地的半路上。走过一个下坡，他很快来到了石堤，岛上最后一间房子和1824年11月那场暴风雨破坏的村庄废墟被抛在了身后，他沿着那条细长的石堤路走了一百码，他停了下来，侧身面向围起海水的围石墙坐下，等着她。

在他与浮在近岸锚地的船灯之间的路上，两个人从他注视的方向慢慢走过来，其中一个认出了乔瑟林，向他道了晚安，又说：“祝你的挑选幸福，先生，愿你





们早日举行婚礼!”

“谢谢你，席博。是啊，我们希望圣诞节举行婚礼。”

“我妻子今天早晨还念叨这事儿，她说，‘上帝保佑，让我能活到举办婚礼的那天，打他们小时候我就熟悉他们俩了。’”

他们接着走了，走到皮斯顿听不见的地方，那个刚才没说话的人问同伴：“那个年轻的吉伯人是谁？他好像不是我们这儿的。”

“哦，他是这儿的，他绝对属于这儿。他是乔瑟林·皮斯顿先生，东采石场的石头商的独生子。他就要娶一个漂亮姑娘。那女孩的妈妈是个寡妇，她拼死拼活地也做石头生意，可他们的生意连皮斯顿二十分之一都赶不上。他有很多钱，人们说，虽然他靠老行当发家，也住同样的老房子。他的儿子是石像雕刻家，在伦敦做上等事儿。我还记得在他小的时候，在他父亲的采石场上用软石矿的石头块第一次雕出士兵像，后来，他又雕出一套石头棋子，就这样，他成功了。他在伦敦是个百分百的绅士，他们告诉我的，奇怪的是他却回到这儿挑选了小埃文斯·卡罗，虽然她也是个挺不错的少女……喂！天气很快就會发生变化的。”

这会儿，他们议论的那个人还在约会地点等待，等到七点钟报时，他和埃文斯约好的时间，他看见一个人从山脚下最后一盏灯处走过来。可是，这身影很快变成一个男孩，他走到乔瑟林面前，问他是不是皮斯顿先生，并交给他一张纸条。



第四章 孤独的徒步旅行者

男孩子走后，乔瑟林走回到灯光处看便条，是埃文斯写的：

我最亲爱的——关于今晚我们在沙脚废墟^①相会的事儿，如果我下面要说的话让你伤心，我会非常抱歉的。但是我可以想像，我最近一次又一次地与你见面会让你父亲坚信，你是他的儿子也会感觉到，我们应该按岛上的风俗习惯来相爱——你们是世代延续的古老世家。实说了吧，妈妈猜想，出于某些自然的原因，你父亲可能向你暗示过我们之间应如何处理。可是，我心里对此反感，它几乎落后于时代了，^②而且我并不认为它有什么好，哪怕处于你这种情况也有权做出辩护。我宁愿相信上帝的保佑。^③

所以，总的说来，我还是不去为妙——就算是为了面子——与你某个时间在某个地方相会，免得别人想起这一风俗，万一别人

① 波特兰的亨利八世城堡废墟。

② 这个习俗几乎消失殆尽。

③ 埃文斯指的是，皮斯顿只有在确信他的妻子能给他生下一个继承人的时候才愿意与她结婚这种可能性；而且，他可以利用波特兰的试婚习俗在结婚前享受这种可能。不过，埃文斯“宁愿相信上帝的保佑”，她有受孕。这是哈代笔下的人物们当时的想法。